

Revolutionary Road

革命之路*

文 / [美国] 贾斯廷·海西
译 / 张颖



外景 纽约 晚上 1947 闪回
城市里泛着点点的灯光。纽约市里
高耸的高架桥和亮着灯的窗户。鸡尾酒
会喧哗的声音。

内景 格林尼治村 公寓 晚上
1947 闪回

村子里正在举办一场波西米亚风格
的文人聚会。画家们的帆布油画作品靠
着墙壁放置。情侣们在一条狭窄的走廊
上亲密地交谈。年轻人挤满了两间屋子，
他们抽着烟喝着酒。

两个 20 来岁的年轻男女独自站在
一个角落里……

英俊的弗兰克·惠勒一看就透着股
聪明劲儿，阿普丽尔·约翰逊是一个高贵
的美人儿，一群女孩中的女人。弗兰克一
直在逗阿普丽尔发笑。

弗兰克 那，你是做什么的？

阿普丽尔 我在学习表演。你呢？

弗兰克 我是码头工人。

阿普丽尔（微笑）不，我是说真的。

弗兰克 我也是说真的啦。不过，从
周一开始，我就要做一份比较体面的工
作了。在自助餐厅当夜班收银员。

阿普丽尔（微笑）我不是问你靠什

么挣钱。我是问你对什么感兴趣？

弗兰克：宝贝——要是我知道这问
题的答案，我敢说半个小时之内，我会把
咱俩都烦死。

她哈哈大笑。他也露出笑意，尽情享
受着她对自己的专注。

内景 格林尼治村公寓 晚上 1947
后来

后来，弗兰克和阿普丽尔一起跳舞。
他们优雅地移动着舞步，很合拍，他们相
互凝望着对方的眼睛。弗兰克的一只手
沿着阿普丽尔的丝绸连衣裙向下滑动，
直到它停在她的腰背部。

近景特写他们的手。他们的手指慢
慢地缠绕在一起，两个人都陶醉了……

动态剪辑

内景 礼堂 晚上 现在

近景特写弗兰克的面部表情，这已
是七年之后，弗兰克注视着舞台上的妻
子阿普丽尔，他一脸的疑虑和紧张，这是

* 本剧本根据理查德·耶茨的小说改编。

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美国
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部分，是作家、艺术家等聚居
的地区。——译者



一出非常糟糕的戏剧演出，我们听见台上那些业余演员们空洞沉闷的声音……

最后，帷幕终于仁慈地落下了。一片寂静。接着观众用力、释怀地鼓掌。

透过掌声，弗兰克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女人的声音：谢天谢地，终于完了……

阿普丽尔鞠了最后一个躬。她竭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弗兰克响亮地为她鼓掌。他环顾四周，看看还有谁跟他一起响亮地鼓掌。不过掌声并没有变得更加热烈。

弗兰克又听见那个声音继续说道：

女人的声音：……她真令人失望。

他没法反驳。

内景 中学礼堂 晚上 后来

弗兰克逆着退场的人潮走向舞台。他低着头，避开旁人的目光，直到他感到

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衣袖上。

一对年长的夫妇，吉文斯先生和太太，挡住了他的去路。

吉文斯太太：弗兰克！很不错，弗兰克！

弗兰克（绕过吉文斯太太）：谢谢，吉文斯太太。

吉文斯太太：我们太喜欢今天的演出了。你太太很有才华。

弗兰克（强笑）：我会转告她的！

内景 化妆室 晚上

阿普丽尔独自一个人坐在梳妆台前哭泣。

内景 后台 晚上

演员们在后台漫无目的地转悠，情绪低落，不过某些人却决意不把这次的失败放在心上。

弗兰克穿过人群。经过房间的时候他看见——

米莉·坎贝尔和她的丈夫谢普,他们都是30来岁,体格敦实的谢普仍然穿着戏装。

米莉 弗兰克!

弗兰克 嗨!

米莉 她在那边……!(指方向)你们准备喝一杯吗?

弗兰克 再等几分钟!

内景 化妆室 晚上

弗兰克走进化妆室。梳妆镜前的椅子上没有人。烟灰缸里的一支香烟还在冒烟。弗兰克瞥了一眼墙角处的屏风。阿普丽尔的戏装搭在顶部。他走过去,决心说点儿什么。

弗兰克(衷心地) 阿普丽尔,亲爱的。你很棒。我说真的。

盥洗室的门开了。阿普丽尔换好了衣服走出来。原来屏风后面没有人。

阿普丽尔 嗨。你准备要走了吗?我得先把妆卸了,然后我们再走。

她坐在梳妆镜前,不好意思看他。弗兰克看出她的脸上有泪痕。他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弗兰克: 嗯……看来今天的演出不太成功,是吧?

阿普丽尔看着镜子中的弗兰克。她同他的目光只对视了一秒钟。弗兰克从她的表情知道,他完全说错话了。

阿普丽尔 是啊。我马上就好。

弗兰克 慢慢来。

他挪开双手,点支烟。阿普丽尔开始卸妆。

阿普丽尔 帮我个忙好吗?米莉和谢普要我们待一会儿跟他们出去。你推掉行吗?就说我们要照看孩子啥的。

弗兰克: 嗯,问题是我已经答应去了。我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外面碰见他们,跟他们说了我们会去。

阿普丽尔(紧张) 哦。那你可不可以再出去说一句你搞错了呢?这应该很简单吧。

弗兰克 你不觉得这样有些失礼吗,阿普丽尔?

阿普丽尔 那我自己跟他们说。

弗兰克 好吧,好吧。别激动。我去跟他们说。

他后退到门口。

内景 中学走廊 晚上

阿普丽尔和弗兰克走在一条空荡荡的、发出回声的长走廊上,经过学校的衣物柜、球迷俱乐部的海报和安静的教室。

他们没有接触、没有说话。可以察觉到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

内景 惠勒家的汽车 晚上

弗兰克开车。阿普丽尔凝视着前方。他们的脸被汽车的仪表板照亮。过了一阵子……

弗兰克 我说真的,宝贝儿。你是戏里惟一演得好的。

阿普丽尔 谢谢。

弗兰克(看她)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让你掺和这破事儿。

阿普丽尔 行了。

弗兰克 你可是正规学过表演的啊。

阿普丽尔: 我们现在能不谈这事儿吗?

弗兰克 当然。我只是不想你太难过而已。因为不值得。我是说,跟这帮人住在这里已经够糟的了——你说呢?

阿普丽尔 我说过是了。行了,弗兰克,趁你还没把我逼疯前别说了行吗?

弗兰克收紧下巴,拨了一下转向灯。

阿普丽尔(继续):你干什么呢?为什么停下来?

外景 公路 晚上

汽车停在路边。

内景 惠勒家的汽车 晚上

弗兰克熄了火。他靠向阿普丽尔。

阿普丽尔:不,弗兰克,请别这样……

弗兰克(用手臂搂着她):宝贝儿,没事儿的……

阿普丽尔:别碰我。

弗兰克:阿普丽尔……

阿普丽尔:你为什么就不能……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呢!

弗兰克坐直身子。稍顿。

弗兰克:我真是受够了……有几件事情我想说清楚。第一,今晚演砸了不

是我的错。第二,你不能成为演员肯定也不是我的错,你越早打消这个念头,我们两个人就越好过一点儿。第三,我碰巧不适合那种愚蠢而又迟钝的郊区老公的角色;自从我们搬到这里之后,你就一直想让我这样。第四——

阿普丽尔打开车门下车,在车头灯前一闪而过。弗兰克用力把他那边的车门打开。

外景 公路的紧急停车道 晚上

阿普丽尔站在离公路30码远的暗处,瞭望广阔的乡村地区。远处只有几处灯光。这里依然还是农田。

弗兰克走到她身后,很小心地跟她保持距离。

弗兰克:你到底在干什么呢?回车里去。

阿普丽尔:不。让我在这里站一会儿。



弗兰克恼怒地抬起双臂。一辆汽车驶近。他把一只手插进衣兜,试图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那辆汽车的前灯照亮了阿普丽尔的后背,然后开过去了。

弗兰克:阿普丽尔?

她没有动。

弗兰克(继续):哎,我们就不能坐在车上谈一谈吗,难道要在12号公路上乱跑一气?

阿普丽尔:难道我没说清楚吗,我就是不想谈?

弗兰克:好吧。天哪,我是想好好跟你说的。

阿普丽尔：你真好。你真是太好、太好了。

弗兰克：等一下。我不吃这套。

阿普丽尔：你一向都很明确，不是吗？知道自己吃哪套，不吃哪套。

她转身经过他身边，朝汽车走去。

弗兰克：等一下！

他跌跌撞撞地跟着她。公路上的汽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可他毫不在意。

弗兰克（继续）：等一下，他妈的！

阿普丽尔倚靠在车上，双臂交叉。

弗兰克（继续）：你给我听着。这一次你休想随便歪曲完我的话后就这么算了。

阿普丽尔：老天，我真希望今天晚上你待在家里！

弗兰克：你知道你这样像什么吗？你有病。我说真的。你有病！

阿普丽尔：那你知道你像什么吗？（扫视他）你令人作呕。

弗兰克：哦，是吗？

阿普丽尔：就因为你把我困在这个小笼子里，你就以为你能够随意操纵我的感情吗！

弗兰克：你被困在笼子里，你被困在笼子里！天哪，别让我好笑了！

阿普丽尔：是呀，就是我。（紧抓胸口）是我！是我！是我！噢，你这个可怜又可悲的小子——瞧瞧你自己！瞧瞧你自己，告诉我你凭哪一点可以说自己是男人！

他举起拳头，她瑟缩了一下。噤！噤！噤！他用拳头猛击汽车的引擎盖。接着，一片静寂。阿普丽尔看向弗兰克的目光大概是最令他难受的目光：怜悯的厌倦。

弗兰克：不要这样看着我，阿普丽尔。

阿普丽尔：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她平静地绕过车头，上了车。过了片刻，弗兰克跟上去……

内景 汽车 晚上

他们坐在黑暗的汽车里，沉默无语。

片名：革命之路

外景 惠勒家的房子 早晨

早晨的阳光照耀着一幢小巧、漂亮的郊区房子。弗兰克走出家门，来到车前，他停下脚步，回望这座房子。

内景 惠勒家的起居室 早晨

阿普丽尔站在窗前。汽车开走的声响。

外景 革命路火车站 早晨

弗兰克站在一个昏暗的站台上，周围全是上班的人群。市郊间往返列车缓缓进站。

内景 市郊间往返列车 早晨

弗兰克坐在车窗旁边，手中举着一份《纽约客》。列车上挤满了读报纸的人。

内景 纽约中央火车站站台 早晨
一趟列车所有的车门全部打开，上百只脚踏上站台。

内景 纽约中央火车站站台 早晨
纽约中央火车站的一段空无一人的楼梯：忽然，上班的人潮跃入眼帘，他们的表情铁板、坚定。男人们身穿西服，戴着檐帽。弗兰克也是其中一员。

外景 市中心区的街道 早晨

诺克斯公司的总部大楼——这是一幢低矮、令人敬畏的建筑。街道上车

水马龙,汽车喇叭鸣响。人行道上人头攒动。

弗兰克随着人流走过一个橱窗:橱窗里是几个美艳的时髦女郎的纸板像,她们露齿而笑,用笔指着一串产品的优点——“迅捷、准确、掌控”。

橱窗中央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一台新型的诺克斯 500 电子计算机,标牌上写着:“只用 30 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人一辈子的工作!”

内景 诺克斯总部大楼电梯 早晨
在一台拥挤的电梯里,弗兰克紧贴在内壁上。他瞥见——

莫琳·格鲁布 23 岁,一个丰满,姿色略显平庸的女人,不过无可否认是个性感尤物。她与他的目光相接。然后又看向别处。

内景 诺克斯第 15 层楼 弗兰克的小隔间 早晨

弗兰克拉开办公桌右边最下方的抽屉,把脚搁上去,接着点支烟。

杰克(画外音):今天早上我需要你的帮助,老伙计。

坐在弗兰克旁边的是杰克·奥德韦,40 多岁,高个儿,头发日渐花白。他俯身看一份文件,好像在卖力地工作。其实他只不过用一只手支撑着脑袋,挡住眼睛。

杰克(继续):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只要班迪一走过来你就得提醒我。还有,万一我吐了,你要帮我挡住大家的视线。我很不舒服。

弗兰克:早上好,杰克。

杰克:没什么好的,我向你保证。

外景 惠勒家的房子 白天

阿普丽尔费力地把两个装得满满的

垃圾箱拖到街道的路缘。她停下脚步,看向空荡荡的街道。一个人也看不见。

近景特写阿普丽尔的面容。

内景 吉文斯太太的汽车 白天
1948 闪回

吉文斯太太坐在方向盘后面,驾车沿着一条郊区的街道缓慢行驶,并以很快的速度说话。

弗兰克坐在她旁边,戴着一副墨镜。阿普丽尔坐在后排座位上。

我们还没有看到吉文斯太太正在描绘的景象,只看得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变化。

吉文斯太太:当然,从你们走下火车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们要找什么了……一个翻修过的小谷仓,或是马车房——但我真不愿意告诉你们,那样的东西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不过你们也不必绝望。那边有个地方我想让你们看看……当然了,这个地方也不是非常的合心意。(用手势示意)你们也看见了,克劳福德路上多半都是这种煤渣路、停满了小货车——管子工、木工这样的人住在这里。

弗兰克转向阿普丽尔,压低眼镜。阿普丽尔忍住笑。

吉文斯太太(继续):但是,最后……(她的手臂伸直,指示方向)最后它连接上了革命路,这里就好得多了。现在我想让你们看的地方是一幢小巧玲珑的房子,周围的环境也是小巧玲珑。简单、整齐,有漂亮的草坪,孩子们肯定喜欢。转过下一个弯就到了……现在可以看见了——在那儿。

他们全都看过去。

吉文斯太太(继续) :看见那个小白房子了吗?很可爱对吧?在那个斜坡上,是不是很迷人?

阿普丽尔露出笑容。笑容里充满希望。

阿普丽尔 哦,是啊。

内景 班迪的办公室 白天 现在
弗兰克用拳头笃笃敲击一间办公室的门……

特德·班迪 46岁,严谨而又刻板,办公桌上整理得井井有条。他抬起头。

弗兰克 :你要见我?

班迪从办公桌后面拿出一个信封。

班迪 :今天早上从托莱多送来给你的。

弗兰克伸手去拿,但是班迪不让他拿到。

班迪(继续) 这是本月第三封了。

弗兰克 噢,是的,对不起。我还以为已经处理过了……

弗兰克又伸手去拿,可班迪还是不让他拿到。一个小人物享受着自己的权利。

班迪 :我不准备再跟你说同样的话了,弗兰克。你明白吗?

弗兰克 :……当然,是的。

班迪 :分公司的人都以我们为榜样呢,弗兰克。我们需要效率。不能来来回回个没完。这就是没有效率。我说得对吗?

弗兰克 :……完全对,是的,是的……

班迪终于把信封递过来。

内景 诺克斯第15层楼 弗兰克的小隔间 白天

弗兰克坐在办公桌前。

杰克 :什么事啊?

弗兰克 托莱多。分公司经理想要一份修订过的“诺克斯500”会议手册。(模仿班迪)“这就是没有效率。”

杰克(吸气) 听上去他人不错嘛。

弗兰克 :我甚至都不知道诺克斯500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

杰克 别侮辱我的智商啊。

弗兰克把信封扔进收文篮。他抬起头,看见莫琳经过办公室。他想了想。

内景 诺克斯第15层楼 莫琳的办公桌 白天

弗兰克站在莫琳的办公桌前。在她面前搁着那个来自托莱多的信封。

弗兰克 :你在SP-1109这个公文柜里看一下过期文件,就能找到我们发给经销商的所有的文件的副本……这样我们就能追踪到问题的源头。

莫琳点头,草草写一张便条。

弗兰克第一次容许自己注视她的侧面像、她的乳沟、她的嘴唇。

弗兰克(继续) 我希望你还没有计划好去哪里吃午餐。

莫琳 我还不饿。

弗兰克 好。我待会儿来找你。

内景 阿耳冈昆酒店餐厅 下午

莫琳和弗兰克坐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莫琳小口地喝一杯马提尼酒。她已经有点儿醉了。

弗兰克(继续) :你知道吗?遇到我算你走运。

莫琳 噢?怎么说?

弗兰克 我可以教你工作窍门。在诺克斯生存是需要技巧的。我这就教你怎么做。

他冲服务生挥手。



弗兰克（继续）：把电话拿过来好吗？再要两杯马提尼。

莫琳胆怯地看着自己的空酒杯。

莫琳 哇。

服务生拿来电话。弗兰克拨号。他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他用一种命令式的口气说话。

弗兰克 你好，乔根森太太。我是弗兰克·惠勒。我想跟你说一声，我需要派莫琳·格鲁布去图像材料部帮我的忙。我可能要借用她一下午……可以吧，很好。你也是。

弗兰克挂断电话。朝莫琳微笑。

莫琳 我从没听过图像材料部。

弗兰克 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莫琳也笑了。

内景 惠勒家的门厅 白天

阿普丽尔穿过寂静的屋子。她腰挎一篮送洗衣物。她把长沙发上的被褥扯下来。远处传来孩子们玩耍的闹声。

吉文斯太太（画外音）喂！

阿普丽尔回头看见吉文斯太太站在

大门外。

阿普丽尔勉强挤出一丝友善的笑容。

阿普丽尔 嗨，海伦。

吉文斯太太：我马上就走……我想把这盆景天给你，可以种在前院那一小块乱泥地上。

她把景天放在桌上。

吉文斯太太（继续）：开始几天它只需要少量的水，然后就会茁壮成长。

阿普丽尔 谢谢你……来杯咖啡吗？

吉文斯太太 好的。

海伦坐下来。用手指尖把一个脏碟子推开。

阿普丽尔：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海伦？

吉文斯太太 噢……是的，我差点儿忘了。我的确需要你帮一个小忙……（焦虑的颤抖）是我的儿子约翰。他在住院。

阿普丽尔 真让人难过。

吉文斯太太 嗯，其实就是暂时性的，他在普莱森特·布鲁克……精神病院。

阿普丽尔的脸色。她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阿普丽尔：……太让人难过了。

吉文斯太太 噢……也不太严重。他就是有点儿精神衰弱。有时候事情会不那么顺利。你说是吧？

阿普丽尔 是啊。当然。

吉文斯太太露出笑意。然后假装看桌上一摞书的书名。

吉文斯太太 医院的设施很好，治疗效果很显著……总之，他们说让他出来一个下午散散心，或许对他有好处。

她的目光停留在萨特的小说《恶心》上，呆呆地看着它。

吉文斯太太（继续）坦白说，他会觉得我那些朋友有点儿守旧。我的意思是，他去过不少地方。还是数学博士。我想你可以说他是个知识分子。见见你们这样的年轻夫妻会对他很有好处的。

阿普丽尔 我们很愿意见他，海伦。

吉文斯太太 那么，我想你们可否安排时间……

阿普丽尔 很愿意。

吉文斯太太（如释重负，容光焕发）谢谢你，亲爱的……谢谢。

阿普丽尔露出笑容，显得慷慨大方。

吉文斯太太（继续）我还记得你们刚下火车的时候。你们不像我的其他客户。不知怎的，就觉得你们与众不同。

阿普丽尔的脸。她在倾听。

吉文斯太太（继续）嗯，你看起来很迷人，我知道弗兰克在城里的工作也很棒。你们就是看起来……很特别……当然了，现在也是。

阿普丽尔把这番话记在心里。

外景 惠勒家的房子 下午

阿普丽尔从观景窗里看到吉文斯太太走向她的汽车。她的脸映在玻璃上。她的脑海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成形。

内景 阿耳冈昆餐厅酒吧 下午
后来

餐厅里的客人几乎都走光了。服务生和打杂的在角落里吃饭。

弗兰克独自一个人坐着。他点燃最后一根烟，然后把香烟盒揉成一团。

莫琳（画外音）：你好像把我灌醉了。

莫琳溜进小隔间。她盯着桌子，努力集中注意力。

弗兰克：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莫琳：……星期一？

弗兰克：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今天30岁了。

莫琳：祝你生日快乐！

莫琳醉醺醺地举起酒杯，身体有些摇晃。

莫琳（继续）：你虚构的那个部门，名字叫什么来着？

弗兰克：图像材料部。

莫琳：……真好笑。

弗兰克小口喝酒。

弗兰克：想不想听一个真正的笑话……？

莫琳抬头望他。

弗兰克（继续）：我老爸也在诺克斯工作过。

莫琳：是吗？

弗兰克：他在扬克斯做推销员。每年他都会带我进城吃一顿午餐。趁机给我讲讲人生的大道理。

莫琳 :不错嘛。

弗兰克 :才不是呢……当时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想:“老天保佑千万别让我混得跟你一样。”

弗兰克咧嘴而笑,就好像这应该很好笑一样。

弗兰克(继续) 现在呢,我都 30 岁了,还是诺克斯人。没话说了吧?

莫琳:我有点儿……跟不上你说的话了……你父亲也为诺克斯工作过?(继续)抱歉,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了。

弗兰克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扶稳。他们的目光相接。

弗兰克:出去透透气吧?

内景 惠勒家的厨房 白天

近景特写一只手打开一个旧的雪茄盒。

阿普丽尔拿着烟盒坐在餐桌旁边。盒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她过去搜集的寄托感情的小玩意儿,包括孩子们的照片、她和弗兰克在纽约同朋友们相聚的照片,还有一张照片是在解放的那一天,弗兰克身穿军装站在埃菲尔铁塔下面……她仔细端详着这张照片。

内景 贝休恩街公寓 黎明 1947 闪回

弗兰克在一个小厨房里冲咖啡。

在清晨的第一缕曙光中,阿普丽尔身穿弗兰克的T恤衫坐在床上。她腿上搁着一堆起卷的黑白照片。她的目光停在了弗兰克和埃菲尔铁塔的那张照片上。

弗兰克端着咖啡和两根香烟走过来。他把两根烟点燃,递给阿普丽尔一根。

弗兰克:你去过巴黎吗?

阿普丽尔:我哪儿都没去过。

弗兰克:或许我可以带你去。

他叼着香烟躺下来。

弗兰克(继续):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回去。那里的人活得真带劲儿。

他盯着天花板。阿普丽尔仔细端详着他。评价他。

弗兰克(继续) 现在我只知道我想感受生活。真真正正地感受生活。这算是追求吗……?

阿普丽尔:弗兰克·惠勒?

弗兰克:嗯?

阿普丽尔:我觉得你是我所见过的最有趣的人。

他望着她,在光亮中被她的面孔所征服。

阿普丽尔(继续):我说真的。

内景 莫琳的公寓 下午

弗兰克站在梳妆台边打领带。

弗兰克:我猜你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没想到会这样吧?

莫琳用被单裹住身体。

莫琳:没有。当然没想到。

弗兰克察看梳妆台上的东西:莫琳参加班级舞会的照片;莫琳和她父母的照片。

莫琳怯生生地用手指拨弄现在已经拳曲的头发。被单滑落下来。她抓住被单。然后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让自己显得成熟老练一些。

莫琳(继续):你有烟吗,弗兰克?

他转身对她微笑。

弗兰克:当然有。给你。

他走过去给她一支烟。用他的芝宝打火机帮她点燃。她呼出一口气,慢慢增进信心。



弗兰克起身披上夹克。

莫琳 要不要给你弄点儿喝的？

弗兰克 谢谢 不用了 莫琳。其实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走了。

莫琳 哎呀 是啊。你错过火车了吗？

弗兰克 没关系 我坐下一班。

他走过去。俯身 温柔地亲吻她的嘴唇。

弗兰克（继续）：听着：你很棒。保重。

内景 弗兰克的汽车 / 惠勒家的房子
晚上

弗兰克的汽车驶入车道。他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

外景 惠勒家的前门 晚上

弗兰克拿着钥匙走近大门。他花了片刻的时间打起精神，可还没等他开门，门就开了。

阿普丽尔身着一袭黑色常礼服，看上去很迷人。她露出笑容，前跨一步，用双手捧住弗兰克的脸，亲吻他。

阿普丽尔 弗兰克……

弗兰克 穿得这么隆重干吗？

阿普丽尔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让他的手指握紧杯子。

阿普丽尔：首先，我一整天都在想你，我想跟你说对不起。自从那次乏味的演出之后，我的表现一直都很糟糕，我要向你道歉。为所有的事道歉……我爱你……现在你先在这里等着，等我叫你再进来好吗？

她走进屋子，留下弗兰克在那里发呆，说不出一句话。他喝了一大口酒。

屋里传出孩子们的声音。他们窃窃私语、咯咯直笑。接着阿普丽尔说：

阿普丽尔（画外音）：行了，弗兰克！你现在可以进来了！

内景 惠勒家的起居室 / 餐厅 晚上
弗兰克走进屋子。他穿过黑暗的起居室，朝着亮光处走去，来到餐厅。

餐厅被一个生日蛋糕上燃烧的蜡烛光照亮了。

7岁的珍妮弗和5岁的迈克尔,还有阿普丽尔围桌而坐,他们全都戴着纸制的生日冠冕。

他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

内景 淋浴间 晚上

弗兰克用力擦洗他的皮肤、他的头皮、他的脸,试图把莫琳冲走。

他关上水龙头。默默地站在那里,重新恢复自制力。

内景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的卧室
晚上

弗兰克走出浴室。阿普丽尔身穿长丝绸晨衣,端着两个玻璃杯朝他走去。

阿普丽尔:弗兰克。我有个绝妙的想法。我今天想了一整天了。

弗兰克:是什么想法?

阿普丽尔:你知道我们存了多少钱吗?

她递给弗兰克一杯白兰地。

阿普丽尔(继续):不用你挣一毛钱就足够我们过6个月的。再加上卖房卖车的钱,还可以过得更久。

弗兰克:卖掉房子……你说什么呢?卖了房子我们住哪儿呢?

阿普丽尔:……巴黎。

弗兰克目瞪口呆。

阿普丽尔(继续):你以前总是说那里是惟一值得居住的地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那里呢?

弗兰克:你说真的吗?

阿普丽尔:是啊。为什么不行呢?

弗兰克:为什么不行?嗯,我能想出很多理由。比方说,我在那儿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

阿普丽尔:你不用找工作。我去找。

弗兰克哈哈大笑。

弗兰克:哦,对啊。

阿普丽尔:不要笑——听我说,你并不知道政府驻欧洲机构的秘书人员的工资有多高?大使馆之类的机构。

弗兰克又笑了。

弗兰克:不。我不知道。

阿普丽尔:我是认真的,弗兰克。你以为我在开玩笑还是怎么的?

弗兰克:不是,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有几个问题而已。首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出去挣钱的时候,我到底应该干什么呢?

阿普丽尔往后退,对他还没弄明白什么意思感到震惊。

阿普丽尔: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重点啊!你可以做你7年前就该做的事了。你有的是时间,弗兰克。你有时间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等你想好了,你也有时间和自由开始去做。

弗兰克:亲爱的,这不太现实吧。

阿普丽尔:现在这样才叫不现实呢。一个聪明的男人年复一年地像狗一样做着一份自己无法忍受的工作,回到一个他无法忍受的家里,面对一个同样无法忍受这一切的妻子,这样才是不现实。

弗兰克默不作声。怎么可以跟她争辩呢?

阿普丽尔(继续):你想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吗?我们之所以像现在这样是因为我们自以为与众不同,高人一等,你知道我意识到了什么吗?我们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和其他人一样。看看我们吧!我们也掉进了同样可笑的错觉里。有了孩子后就不得不放弃自

己的生活,只求安定。我们一直为此在惩罚对方。

弗兰克:听着:是我们自己决定搬过来的。也没有人强迫我在诺克斯工作。(继续)谁说我就非要干一番大事不可呢?

阿普丽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你。

弗兰克:那时候我就会说大话,耍小聪明。

阿普丽尔:你不是的!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弗兰克:……好吧……那么,假设我有大把的时间。这想法很诱人。非常诱人。你说的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也得有点儿才华才行啊。比如我是个艺术家或是作家。

阿普丽尔:弗兰克,你听我说:你的本真在这里被压制了。这样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了你的本真。

弗兰克:什么本真?

阿普丽尔:你不知道吗?

他看着她。她也凝视着他。

阿普丽尔(继续):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奇妙的存在。你是个男人。

弗兰克看着她。在那一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他吻了她。

阿普丽尔(继续):这是我们的机会,弗兰克。是我们惟一的机会。

稍顿。

弗兰克:好吧。

阿普丽尔:好吧?

弗兰克:为什么不行呢……有啥不行的呢?

阿普丽尔张开双臂,搂着他。

内景 诺克斯第15层楼 电梯间
早晨

叮当。电梯门开了。弗兰克步入第15层楼,浑身带着劲儿。

内景 诺克斯第15层楼 弗兰克的小隔间 早晨

弗兰克来到办公桌前。随手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扔。点支烟。

杰克站在旁边,同办公室的同事,36岁的埃德·斯莫尔和33岁的文斯·莱思罗普闲聊着。

杰克:哎呀,弗兰克。你可是红光满面呀。有什么新闻吗?

弗兰克:我要搬去巴黎了。

杰克:好啊。我要搬去丹吉尔。

弗兰克耸耸肩,微微一笑,拿起托莱多的文件夹浏览一番。

他伸手去拿他的录音电话机,清清嗓子。

弗兰克:……发往托莱多的公司内部函件……收件人B.F.查默斯,分公司经理……根据最近数次通信的情况,本函特此告知,事情的处理情况令人十分满意。句号。另起一段。

他掏出一根烟。

弗兰克(继续):我们完全同意现有的手册是不合适的。为此我们已经制定了……

他吧嗒一声打开他的芝宝打火机,把烟点燃。

弗兰克(继续):“关于生产控制方面……”

丹吉尔(Tangiers),摩洛哥北部一座海港城市。——译者

他微微一笑,乱编了一通,觉得挺好玩。毕竟现在,这一切全都毫无意义了!

内景 美国运通办事处 白天

阿普丽尔坐在美国运通办事处里。

办事员(画外音)这些给你,惠勒太太。

一个英俊的办事员微笑着递给她一摞文件。

办事员(继续)这是你要的旅行支票……还有你订的船票……我会帮你把这些交给大使馆。

阿普丽尔:谢谢。

她看着手中的文件:是真实的。

办事员:祝你好运。

阿普丽尔笑了。

内景 市中心区的餐馆 白天

位于市中心区的一家小餐馆里挤满了就餐的人,杰克、弗兰克、埃德和文斯挤坐在一个小隔间里。

弗兰克看上去兴高采烈的。其他的入则目瞪口呆、安静地坐着。

杰克:这项伟大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

弗兰克:9月起程。最迟10月份。

杰克和文斯交换了一个眼色。

弗兰克喜欢这样的效果。

弗兰克(继续)我认为人们应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埃德(茫然):对,是啊。

文斯(咕哝着):完全对,一点儿不错。

杰克:可是……就算真有这样适合你的职业等着你,你在这里不也一样能发现吗?

一个女服务生把账单搁在餐桌上。

弗兰克:不……我认为整天窝在诺

克斯的第15层楼上什么也不可能发现,我看你们诸位也一样。

他们全都默不作声。弗兰克拿起账单。

弗兰克(继续)这一顿我请。

外景 纽约中央火车站 下午

弗兰克靠在中央火车站的一个咖啡馆外面。他在喝啤酒。

现在是高峰时间,在茫茫人海中,他是惟一一个没有走动的人。

他以一种超然的兴味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潮。仿佛他现在高踞于他们所有人之上。

外景 革命路火车站 下午

市郊间往返列车缓缓进站。一扇车门打开。弗兰克跳上站台。他站了一会儿,才开始走起来。

外景 惠勒家的房子 下午晚些时候
孩子们围着喷洒器蹦着跳着,高兴得尖声大笑。

阿普丽尔坐在房屋前面的台阶上,阅读从美国运通办事处那里拿回的材料。

弗兰克的汽车驶进车道。他下车,朝她走过去。阿普丽尔抬起头,面带微笑。弗兰克把公文包放到地上。阿普丽尔在草坪中央迎上他,他们拥抱在一起。

内景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的卧室

傍晚

特写镜头——两根手指头比划着,在地球仪上走过从纽约到巴黎之间的路程。

穿着睡衣的迈克尔和珍妮弗挤在阿普丽尔和弗兰克中间。

阿普丽尔:……一路到……这里。

两个小孩目不转睛地看着地球仪。

珍妮弗：可是为什么呢？

阿普丽尔：亲爱的，外面的世界很大，我们应该去看一看。

迈克尔：那里有多远呢？

阿普丽尔：很远。我们得坐大船越过海洋才能到那儿。

珍妮弗：可我在那里谁都不认识啊。

阿普丽尔：我知道。我也谁都不认识。但是还记得你刚开始上学时的情形吗？看看你现在有多少朋友了……

弗兰克觉察到孩子们有点儿忧虑不安。他和阿普丽尔对视了一眼。

弗兰克：你们绝对猜不到他们巴黎人吃什么。绝对猜不到……

珍妮弗：吃什么？

弗兰克：蜗牛。

珍妮弗 / 迈克尔：蜗牛？！

阿普丽尔：还有青蛙的腿。

孩子们不禁厌恶地笑起来。阿普丽尔和弗兰克跟着他们一起笑。

内景 坎贝尔家的门厅 下午晚些时候

在楼梯的底部，谢普一边哼着曲子，一边用力擦亮他的鞋子。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嗝。

内景 米莉和谢普的卧室 下午晚些时候

米莉坐在梳妆台前做脸部保养。她穿了一件花连衣裙，头发已经做好了发型。她看着镜子中的谢普。

米莉：你最好赶紧换衣服。他们就快到了。

谢普：你就穿这一身呀？

米莉（恐慌）：你不喜欢吗？

谢普：……喜欢……喜欢。你很漂亮，宝贝儿。看来我要加油了。

他走进浴室。米莉回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内景 坎贝尔家的厨房 下午晚些时候

打开一瓶啤酒时发出小小的气爆声。

谢普瞅着金黄色的液体注满酒杯。

内景 坎贝尔家的家庭娱乐室 下午晚些时候

谢普端着啤酒杯穿过起居室。他刚走了一半就发现——

他的四个儿子身穿相同款式的睡衣裤，弯着胳膊肘支撑着脑袋在看电视。嘴里还嚼着口香糖。

谢普：嗨，孩子们！

他们甚至连头都不抬。

外景 坎贝尔家的房子 傍晚

谢普走过草地来到房子的边缘。他一边喝酒，一边低头眺望革命路。他可以看到惠勒家的房子。他喝着酒，目光锁定那幢房子。

米莉（画外音）：谢普？

谢普转过身。阿普丽尔和弗兰克正同米莉一起站在那里。阿普丽尔穿了一条时新的靛蓝色丝绸连衣裙。和风吹拂着她的秀发。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好看过。

内景 坎贝尔家的起居室 晚上

谢普背对起居室调制饮料。

米莉走进来，把满满两大盘餐前开胃小吃放在咖啡桌上。

阿普丽尔：噢，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我饿坏了！

她拿起来就吃。

米莉：阿普丽尔，我实在忍不住要问——你乐得就像吃了金丝雀的猫一样。你们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吗？有好消息？

谢普（反对）：不要瞎打听。

米莉（一下子没有把握）：我没有瞎打听。我打听了吗？我不是有意的。

弗兰克：其实，我们的确有很重要的事要说。

谢普和米莉满怀期待地抬起头来。

弗兰克（冲阿普丽尔鬼笑）：不如你告诉他们吧？

阿普丽尔也对弗兰克微笑。

阿普丽尔：我们要去欧洲了。去巴黎……定居。

米莉的脸沉下来。谢普惊呆了。

米莉：什么？

谢普：什么时候？

弗兰克：9月份。

稍顿。

米莉：可为什么呢？

弗兰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想去啊。因为孩子们还小。因为那里很漂亮。谢普，你跟她说说。

谢普：……是个很美好的城市。

米莉紧张地瞥了谢普一眼。

米莉：你们什么时候做的决定？

阿普丽尔：噢……大约一个星期前吧……不太记得了。我们只是突然决定要去的，就这样。

米莉：一个星期前，你们现在才告诉我们！

阿普丽尔：我们也得考虑清楚啊。

谢普勉强走过房间，把饮料递给惠

勒夫妇。

谢普：怎么着，弗兰克？你在那边找到工作了还是啥的？

弗兰克（微笑）：不是。不是这样的。

谢普：什么意思，你说“不是这样的”？

阿普丽尔：弗兰克不工作，因为是我工作。

谢普（对弗兰克说）：那你去干什么呢？

弗兰克：我去学习……去读书……我想我最终会搞清楚我和妻子想干什么的。

谢普：……让她来养你吗？

稍顿。

弗兰克：是的。她来养我……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阿普丽尔：你们不会相信当地政府机构的秘书工资有多高。比如像北约组织和非洲经济委员会那样的机构。

弗兰克：同这里比起来，那边的生活开支巨便宜。所以我们应该会过得不错。

稍顿。

阿普丽尔：其实我们就是想过不一样的生活。（继续）我们的年纪也不小了，不想一辈子都得过且过。

米莉：哎呀，这可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不过我们一定会很想念你们的——是吧，亲爱的？

谢普：当然了。

米莉：巴黎。哇。

一阵静默。谢普的脸色。

内景 米莉和谢普的卧室 晚上

米莉穿着睡衣坐在床沿上。她在梳头发。



谢普站在打开门的浴室门口，把睡衣的扣子扣上。过了片刻……

谢普：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米莉抬起头来。

谢普（继续）：我认为这整个计划听上去不太成熟。

米莉的脸色发光。

米莉：噢，老天，我可算放心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刚才一直在想。

谢普：有哪个男人会让自己的老婆出去工作，而他自己却整天穿着睡袍坐在家里掏鼻孔呢？

米莉：我不知道，谢普。我不知道。

米莉哭起来。

谢普：哭什么呀？

米莉：没事儿。我只是放心了。

他坐在她身边。她扑到他的怀里。

谢普：好了，别哭了。没事的。会没事的。

从房子的某个地方传来小孩的叫声。米莉坐直身子。

谢普（继续）：我去看看。

内景 惠勒家的厨房 当晚晚些时候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大笑着冲进厨房。

弗兰克：天哪，看他们的表情！就好像我们说的是我们要畅游长江一样。

阿普丽尔笑着递给弗兰克一杯喝的。

弗兰克（继续）：你知道这像什么吗，阿普丽尔？像这样说话？还有搬去欧洲说走就走这件事？这就好像打仗时我第一次上前线时的感觉。我或许也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害怕，但在心里我却从未感觉那么好过。我觉得充满活力，血液沸腾。（继续）一切都变得更加真实。穿军装的战友们。旷野上的积雪和树木。所有人就这么……走着。我当然也害怕。但我不断在想：就是这样。这才叫真实。

阿普丽尔：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

他望着她。她的眼神中有点东西。

弗兰克：什么时候？

阿普丽尔：你第一次跟我做爱的时候。

他靠近她，热烈地亲吻她……

内景 诺克斯第 15 层楼 白天
弗兰克走过 15 楼,看到大家议论纷纷,气氛异乎寻常。

他来到他的小隔间。杰克、埃德和文斯压低了声音,悄悄在说着什么。

弗兰克:怎么了?

埃德:巴特·波洛克来了。

文斯:他在班迪的办公室里。

弗兰克(不以为意):是吗?

埃德:看来他想跟你谈谈。

弗兰克环顾四周,他们全都看着他。他朝班迪办公室的方向看过去。

杰克:嘿。别提我的名字啊。

内景 诺克斯第 15 层楼 班迪的办公室 白天

班迪抬起头。露出难得的笑容。

班迪(热情):弗兰克,你好啊!你认识巴特·波洛克吧?

弗兰克:嗯,我们从没见过面,不过——

一个身穿棕黄色华达呢衣服的魁梧男人从椅子上站起来。

巴特·波洛克:很高兴认识你,弗兰克。

他的一只巨手里攥着一个文件夹。

巴特·波洛克(继续):关于生产控制?

弗兰克看向别处,准备好接受训斥。

巴特·波洛克(继续):弗兰克……这可真是太牛了。托莱多的人都高兴得要死。

他啪的一声把文件夹扔在办公桌上。弗兰克简直无法相信。

内景 惠勒家的起居室 白天
一本书的近景:《欢乐法语》。

弗兰克坐在长沙发上,心不在焉地快速翻动书页。

弗兰克:你不会相信这个家伙的。

阿普丽尔端着一盘三明治走进来。

弗兰克(继续):他是最烂的总裁人选。虚情假意的笑容,肥头大耳的长相。(模仿波洛克低沉的声音)“这可真是太牛了。”

阿普丽尔:我倒真想看看他听你说要走人时的表情。

弗兰克避开她的目光,看向别处。

汽车喇叭声。阿普丽尔来到窗前。

阿普丽尔:我想是他们来了。

内景/外景 惠勒家的房子 白天
透过观景窗,我们看到吉文斯家的汽车停在车道上。

吉文斯太太下车,手中举着一个锡箔包装的盘子。吉文斯先生打开后座门。

30 多岁的约翰跨出车门。他留着一个普通发型,身上的衣服不合时宜。他四下里看了看,阳光灿烂。

内景 惠勒家的厨房 白天

厨房里一下子挤满了人,吉文斯一家人、弗兰克和阿普丽尔。

重叠声:

吉文斯太太:抱歉来晚了。

阿普丽尔:不晚不晚。

吉文斯太太:一路上堵车堵得厉害。

吉文斯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吉文斯太太:是不是很堵车,霍华德?

吉文斯先生:12 号公路就那样。

他们相互握手。吉文斯太太把盘子交给阿普丽尔。

阿普丽尔 你不必这么费心做这个。
弗兰克 等他们把那条路扩展完了，
又得从头儿再来一次。

约翰一个人站在门边。

阿普丽尔 你就是约翰吧？

房间里顿时静了下来。

吉文斯太太 打招呼呀 约翰。

约翰 幸会。久仰大名。

约翰微微一笑，露出满口黄迹斑斑
的牙齿和烂牙床。

内景 惠勒家的起居室 白天

吉文斯太太把这群人带进起居室。

吉文斯太太 你们可爱的孩子们呢？

阿普丽尔 他们去参加生日派对了。
抱歉他们不在这儿。

约翰双腿僵直地绕着房间走动，仔
细观察书架和那些画。

约翰 别担心。要是有个货真价实的
疯子来我家，我可能也会先把孩子们送
走的。

阿普丽尔和弗兰克迅速交换了一下
眼色。

吉文斯太太 噢，看看哪，这么多吃
的！你们不必为我们这么麻烦的。

阿普丽尔 就是些三明治。

阿普丽尔把盘子端给约翰。

阿普丽尔（继续） 约翰，来块三明
治吗？

他避开她的目光，但却拿了四块。

约翰：海伦这几个月里总是念叨你
们。（继续）革命路上年轻善良的惠勒夫
妇，惠勒路上年轻善良的革命夫妇。

出于礼貌的笑声。

弗兰克 谁想要些雪利酒。

吉文斯太太 不用麻烦了，弗兰克。

约翰 我想要。海伦那份也给我吧，
如果她不打我的话。

阿普丽尔忍不住笑了。

约翰（突然严肃起来）：不过……
嘿，听着。你家有高玻璃杯吗？放两三块
冰块进去，把酒倒满。我喜欢这样弄。

弗兰克 我可以帮你弄。

吉文斯先生一边吃三明治，一边望
着他的儿子。

吉文斯太太 噢，这是最好吃的鸡蛋
沙拉，阿普丽尔。你一定要告诉我是怎么
做的。

弗兰克把高杯酒递给约翰。

约翰 你是律师吗，弗兰克？

弗兰克 不是。

约翰 我得请个律师。

吉文斯先生 约翰，别再提律师的事
儿了。

约翰 爸爸，你能不能好好坐着吃你
的鸡蛋沙拉，别多管闲事？

吉文斯先生瞪着他儿子，以示警告。

约翰（继续） 是这样，我有一大堆
问题要问，我愿意付咨询费……现在，不
用人说我也知道，一个举着咖啡桌追着
他母亲的男人，在法律上是处于不利地
位的。这很明显。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交换了一下眼色。

吉文斯太太 约翰，过来看看观景窗
外面的风景，真漂亮。

吉文斯太太起身走到窗前。

约翰 如果他用咖啡桌砸她，还把她
砸死了，这叫刑事案件。

吉文斯太太 噢，瞧，出太阳了！

约翰 如果他只是砸坏桌子，把他母
亲气得要告上法庭，这就是民事案件。



吉文斯太太：也许我们会看见一条彩虹！约翰，过来看呐。

约翰：老妈，就当帮大家一个忙，闭嘴行不行？

阿普丽尔的脸色。她没有笑。

吉文斯先生：冷静点儿。

吉文斯太太背对屋子，闭上眼睛。

弗兰克：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也许推荐个人。

约翰盯着弗兰克，想看出他的态度是否是一种恩赐。

约翰：那你是做什么的，弗兰克？

弗兰克：我在诺克斯商业机器公司上班。

约翰：你设计机器？

弗兰克：不是。

约翰：制造、销售、维修？

吉文斯太太：问题真多。

弗兰克：我帮忙搞销售。我坐办公室。其实这工作挺无聊的。没有任何乐趣可言。

吉文斯太太：噢，弗兰克……

约翰：那你为什么还干呢？

吉文斯先生：也许弗兰克不喜欢别人多问呢，儿子。

约翰：好，好，好——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而且我也知道答案。你想过家家嘛，就得有份工作。你想很温馨、很甜蜜的过家家嘛，就得做你不喜欢的工作。如果有个人走过来问你“你为什么还干呢？”那他很可能就是从精神病院里放出来的。你们都同意吧……老妈？

弗兰克笑了。

约翰咧嘴而笑，露出黄牙齿。

吉文斯先生：抱歉，弗兰克。

弗兰克：没关系。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话，约翰。我们两个人都同意。所以我秋天就会离职，我们要离开这里。

阿普丽尔：我们会搬去巴黎。

约翰（看他的母亲）：你知道这事儿吗，老妈……？哇。你怎么想啊，老妈？年

轻善良的惠勒夫妇要走了。

约翰突然笑起来,这是一种令人厌烦的、刺耳的放声大笑。没完没了。

吉文斯太太把一只手放在额头上——她就快落泪了。

吉文斯太太:……约翰,求你了。

吉文斯先生:冷静点儿,儿子。

阿普丽尔看着弗兰克——局面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

弗兰克:要不要出去走走,约翰?

约翰突然停止了大笑。他看着自己的父母。

弗兰克(继续):可以吗?

吉文斯太太:我不知道行不行。

吉文斯先生:……如果约翰愿意的话,我看不会有问题的。

外景 乡间 白天

弗兰克、阿普丽尔和约翰在树林里走着。

因为刚下过雨,地面还是潮乎乎的。

阳光很灿烂。

约翰扣上衣服扣子,把袖子拉下来。

阿普丽尔:我听说你是个数学家。

约翰:你听错了。已经不是了。

阿普丽尔:不是了吗?

约翰:你知道什么是电击疗法吗?

阿普丽尔:是的,我知道。

约翰:我做过37次。

他把帽子推到后面,转头看着阿普丽尔。

约翰(继续):看见了吗?

阿普丽尔可以看见他额头上的那些疤痕。

约翰(继续):本该把“情绪问题”震没了。结果把数学给震没了。

阿普丽尔:太可怕了。

约翰(模仿):“太可怕了……”为什么,因为数学很“有趣”吗?

阿普丽尔:不是。因为电击一定很可怕,而且……因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也很可怕。我觉得数学挺枯燥的。

约翰凝视着阿普丽尔。他微微一笑。

约翰 我喜欢你老婆,弗兰克。

弗兰克 我也是。

约翰:那像你们这样的夫妻想要逃避什么呢?

弗兰克 我们不是逃避。

约翰(停下脚步):巴黎有什么?

阿普丽尔: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弗兰克:也许我们是在逃避……逃避这里绝望、空虚的生活。

约翰 绝望、空虚?哇,你说对了。很多人都感到空虚,但是要看到绝望需要真正的勇气……哇。

约翰继续走路。弗兰克和阿普丽尔在后面注视着他。

内景 惠勒家的起居室 黄昏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坐在桌子旁边。

阿普丽尔:你知道,他是第一个好像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的人。

弗兰克 对啊。也许我们跟他一样发疯了。

阿普丽尔:如果发疯意味着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那做个十足的疯子也无所谓。(稍顿)你说呢?

弗兰克 是啊。

阿普丽尔 我真的好爱你。

外景 惠勒家的房子 白天

一幢小巧、漂亮的房子沐浴在阳光中。

内景 市中心区的酒店餐厅 下午

弗兰克跟着大摇大摆的巴特·波洛克来到一家很有特色的餐厅。波洛克表现出一副好像认识这里所有人的样子。

巴特·波洛克 告诉你吧,弗兰克。我

有点儿气班迪把你埋没了这么多年。这个地方还不错吧?

弗兰克暗自嘲笑波洛克的假模假样。

弗兰克 挺不错的,先生。

内景 市中心区的酒店餐厅 后来
餐桌上铺着白色台布。巴特·波洛克用他那只巨大的手爪握住一杯马提尼酒。

巴特·波洛克:我只对一件事感兴趣,弗兰克,就一件事:把电子计算机卖给美国的商人……(继续)所以我要组建一支团队。找像你这样的人,而不是普通的推销员……工资会更高,实话实说,工作时间也许会更长。但你会参与一项真正激动人心的事业,惠勒……计算机。

弗兰克 嗯,先生,听起来的确让人激动。

巴特·波洛克 巴特!

弗兰克 巴特……

弗兰克低头看他的餐盘。没有吃东西。

弗兰克(继续):你还记得厄尔·惠勒这个人吗?

巴特木然地看着他。

弗兰克(继续):在诺克斯工作过?

巴特·波洛克:不记得了。是你的亲戚吗?

弗兰克:是我父亲。他在诺克斯干了差不多20年。

巴特·波洛克(做思索状):厄尔·惠勒……厄尔·惠勒……

弗兰克:你不知道他不奇怪。

巴特·波洛克:嗯,我相信他是个好人。

弗兰克微微一笑。低下头。

弗兰克：有件事情我早就该说了。我要离开公司了。今年秋天就走。

巴特·波洛克：跳槽？

弗兰克：不是跳槽——

巴特摊开双手。

巴特·波洛克：听着，弗兰克，是钱的问题吗？如果是的话，没理由我们不能商量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

弗兰克：谢谢你的好意，但不是钱的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

巴特·波洛克：个人问题？我明白了。（低头，明显不赞同）弗兰克……让我告诉你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话……人这一辈子只有几次机会。如果他没有胆量抓住的话，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因碌碌无为而追悔莫及。

弗兰克的面部表情。

弗兰克：我想是的。

巴特·波洛克：所以，帮我个忙……再考虑一下。回家跟你老婆商量商量。总得要老婆答应才行呀，对吧？

弗兰克的面部表情。

巴特·波洛克（继续）：还有，弗兰克，我真心地跟你说，你如果决定加入我们的话，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后悔。（稍顿）我还相信另外一件事。我相信这对你父亲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弗兰克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激情涌动。

内景 诺克斯大楼 傍晚

时间很晚了。弗兰克坐在他的小隔间里对着录音电话机说话。杰克早就走了。

弗兰克：知道你拥有什么，逗号，知

道你需要什么，逗号，知道你没有什麼也能过得去，破折号。这就是存货管理。

他在装满烟头的烟灰缸里再掐灭另一个烟头。

近景特写他的面部表情。

莫琳停在弗兰克的小隔间外。她假装出看到他很意外的样子。

莫琳：嗨，弗兰克。加班呀？

弗兰克：是啊，有些事情要搞明白。

莫琳：我听说你升职了。

弗兰克耸耸肩，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

莫琳（继续）：了不起。我想你爸爸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是不是？

弗兰克（惊讶她还记得）：啊，我想也是……

莫琳（甜笑）：那……（继续）或许我该给你买点喝的或是什么的？你知道……庆祝一下。

弗兰克（微笑）：好啊。

莫琳也笑了。她还不能完全相信。

莫琳：我去拿外套。

弗兰克又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思索着。然后他跟上去。

内景 惠勒家的家庭娱乐室 白天

弗兰克皱着眉，看法语常用语手册。迈克尔在看电视。

阿普丽尔一边在缝纫机上做活儿，一边抽烟。珍妮弗站在她旁边，拿着一个长颈鹿毛绒玩具和一份清单，她照着清单念道：

珍妮弗：我要带上我的玩具车，我的熊，三只复活节小兔子，长颈鹿，还有我所有的玩具和玩具屋。

阿普丽尔：我想也许我们要把玩具

屋送给玛德琳。

珍妮弗：不！我不想给玛德琳。

阿普丽尔：不得不停下来重新穿针，她有些不耐烦了。

阿普丽尔：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大件东西不好打包。

弗兰克放下书。他听出阿普丽尔的语气。

珍妮弗：但是可以把熊和复活节小兔子给玛德琳呀——

阿普丽尔：不行！就给大件东西。你去外面跟迈克尔玩吧。

珍妮弗：我不想去。

阿普丽尔：你在屋里待一天了。

珍妮弗：我就是不想去！

阿普丽尔：我也不想把同一件事给一个既烦人又愚蠢的人解释一百遍！

珍妮弗气呼呼地扭头跑上楼梯。

阿普丽尔像是被打败了一样叹口气。她来到厨房看饭做好没有。蔬菜上正冒着热气。

弗兰克站在门口，默默地看了一会儿。

弗兰克：出了什么事儿？

阿普丽尔：没事儿。

她把一锅热气腾腾、煮得过头了的蔬菜倒掉。

弗兰克：我不信。今天出什么事儿了吧？

阿普丽尔：今天没出什么我不知道的新鲜事儿。

弗兰克：什么？

阿普丽尔：噢，老天，弗兰克，别这么笨。你没猜到还是怎么的？

弗兰克：你在说什么呀？

阿普丽尔（望着他）：我怀孕了，就这样。

弗兰克一时没反应过来，他完全蒙了。

弗兰克：什么……天哪。

阿普丽尔走近他。

阿普丽尔：噢，弗兰克，我本来想到吃饭的时候再告诉你的，但我只是——我确定这事儿已经一个星期了，今天我去看医生，现在我再也不能假装这件事不是真的了。

弗兰克（还很震惊）：天哪……多久了？

阿普丽尔：10个星期。

弗兰克：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

阿普丽尔：我想……噢，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盯着她，依然不确定自己的感觉是怎样的。

阿普丽尔（继续）：对不起，弗兰克。很对不起。

弗兰克：我明白。

阿普丽尔：不能让这件事情阻碍我们的计划。我们可以采取措施。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女同学吗……只要在12周之内采取措施就没问题。

弗兰克只是看着她。他的沉默让阿普丽尔感到绝望。

阿普丽尔（继续）：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达成一致，弗兰克。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了。

弗兰克：好吧。我们会想到办法的。他把阿普丽尔搂入怀中。

弗兰克（继续）：12周。我们还有时间。

近景特写弗兰克的面部表情……他渐渐露出笑容。

阿普丽尔 我爱你 弗兰克。

弗兰克 :……我也爱你。

外景 长岛海峡海滩 下午

天气炎热 犹如蒸笼。天空呈现铁青色。收音机播送着节目、孩子们大声嚷嚷着、小狗汪汪乱叫。沐日光浴的人们几乎占据了每一寸海滩。

谢普、米莉、弗兰克和阿普丽尔躺在撑着阳伞的沙滩椅上 身边放着冷饮。

一个用毛巾裹住身体的小孩睡在米莉的大腿上。

阿普丽尔戴着一副墨镜,她在考虑问题。

谢普 弗兰克 工作怎么样了?没有你在他们死不了吧?

弗兰克:其实……几天前发生了一件很滑稽的事情。我干了件蠢事儿想摆脱班迪,省得他老烦我,结果呢,我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青年才俊。

谢普(发笑):真是世事难料啊,对吧?

弗兰克:不可思议。我用几分钟匆匆处理个案子,结果他们竟然想选我加入他们的“专家”推销团队。

谢普:一群笨蛋。

弗兰克:如果他们没开那么高的工资的话,这事儿的确挺滑稽的。

阿普丽尔扭头,狠狠地盯着弗兰克。如果他可以看到她的眼神的话,他就不会显摆了。

谢普(偷瞟阿普丽尔一眼):你动心了?

弗兰克(耸肩):嗯,你不觉得很讽

刺吗?

阿普丽尔突然站起来。弗兰克和谢普看着她走向水边。

谢普 她还好吧?

弗兰克注视着她的背影。

外景 长岛海峡海滩 水边 下午

阿普丽尔站在水里眺望大海。海浪拍打着她的脚踝。无论她有没有意识到,她凝视的方向正是欧洲。

弗兰克走到她身边。

阿普丽尔:我还以为你拒绝了那份工作呢?

弗兰克(耸肩) 还没有……只不过是多一个选择而已。有了他们开出的工资,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可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搬去更好的地方。去旅行。

阿普丽尔摇摇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弗兰克(继续) 重点在于——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很开心。至少能开心一段时间。

阿普丽尔眺望着大海:

弗兰克(继续) 不是只有巴黎人才懂得享受生活 阿普丽尔。

阿普丽尔(转向他) 这么说你已经决定了?

弗兰克 还没有。我说过了,多一个选择而已。

阿普丽尔:……就算你是对的。你挣了这么多钱,我们在这里享受生活。你不还是在浪费生命,做一份你觉得很可笑的工作吗?就像你爸爸一样。

弗兰克(尖刻) 这是我自己的事。

阿普丽尔(不敢相信) 你的事?

弗兰克(呼气) 太热了。我去游泳。



阿普丽尔看着弗兰克走进大海。她站在岸边,望着他越游越远。

内景 惠勒家的家庭娱乐室 晚上
阿普丽尔在家庭娱乐室里踱来踱去。她的头发蓬乱,外套里面仍然穿着泳衣。

弗兰克坐在长沙发上。

窗户开着,屋里的灯大部分都关了。这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夜晚。

阿普丽尔:你不想走,是吧?

弗兰克:得了,阿普丽尔。我当然想走。

阿普丽尔:你不想!因为你从不为任何事情努力。因为你不努力,也就不会失败。

弗兰克:你说我不努力是什么意思?我没养你吗?房子是我买的。我一天工作10个小时,做一份我无法忍受的工作。

阿普丽尔:你可以不做啊!

弗兰克:放屁!我是不开心。但是我有骨气,不逃避自己的责任!

阿普丽尔: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才叫有骨气呢,弗兰克。

弗兰克摇摇头,站起来。

阿普丽尔(继续):你去哪儿?

弗兰克:我去浴室你不介意吧。

阿普丽尔气愤地掐灭烟头,但立马又点燃一支。

内景 惠勒家的浴室 晚上

弗兰克用水泼脸,犹如一个刚打完一个回合的拳击手。他抬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他伸手拿毛巾,可是没有毛巾。他转身从身后的架子上扯下一条新毛巾。有个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把手伸到架子背面掏出一个棕色的纸质小包装袋。

他把它打开,他的脸色渐渐表明这

意味着什么……

内景 惠勒家的家庭娱乐室 晚上
阿普丽尔转过身 此时——

弗兰克冲进房间，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橡皮注射管。

弗兰克：你到底要用这玩意儿干吗？

阿普丽尔：你想干吗？想阻止我？

弗兰克：你他妈的说对了！

阿普丽尔：那就试试看！

弗兰克拿着橡皮注射管走向阿普丽尔。她躲开了。

弗兰克：听着。你要是敢这么做——你敢这么做，我对天发誓我会——

阿普丽尔：你会怎么样？你会离开我？这是威胁，还是保证？

弗兰克在她眼前摇动橡皮注射管。

弗兰克：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阿普丽尔？我想知道！

阿普丽尔：你知道你对整件事情的反应过度了。只要在12周之内做，就绝对安全。

弗兰克：这是现在，阿普丽尔！我没有发言权吗？

阿普丽尔：你当然有了。这是为你好呀，弗兰克，你不明白吗？这样你就有时间了。就像我们以前说好的。

弗兰克：一想到这事儿我就难受，这怎么是为我好呢？

阿普丽尔：那就算是为了我吧……我们可以到了巴黎再要孩子，弗兰克。但别逼我留在这儿。求你了。

弗兰克：我们不能在巴黎要孩子。

阿普丽尔：为什么不行呢？这里的一切我都不需要。我不在乎我们住在哪里！我是说是谁定下的规矩？我们搬来这里

的惟一的原因就是我怀孕了。后来又生了一个，来证明第一个孩子不是错误。要这样到什么时候？

弗兰克转过脸。

阿普丽尔（继续）：弗兰克。你真的还想再要个孩子，是吗？

弗兰克没有回答。

阿普丽尔（继续）：说呀。告诉我。跟我说真话，弗兰克。还记得吗？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你知道说真话有什么好处吗？无论人们在没有真话的日子里过了多久，大家还是会记得真话。没有人会忘记真相，弗兰克，只不过他们更善于撒谎。所以告诉我吧：你真想再要个孩子吗？

弗兰克（转向阿普丽尔）：我只明白自己的感觉。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会跟我有同感。

阿普丽尔（平静）：可我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难道无权做一次决定吗？

弗兰克：老天！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你讲得好像生孩子是一种惩罚似的。

阿普丽尔：我爱我的孩子。

弗兰克：真的吗？

阿普丽尔：你什么意思呀？

弗兰克：阿普丽尔，你刚刚才说我们的女儿是个错误。我怎么知道你没有试过要打掉她，或是迈克尔？我怎么知道你没有试过把我们这一大家子人都冲进马桶？

阿普丽尔：不是这样的。我当然不会了。

弗兰克：可我怎么知道呢，阿普丽尔？

阿普丽尔：别说了。求你别再说了，弗兰克。

弗兰克：阿普丽尔，一个正常的女人，一个神志正常的母亲不会给自己买一条橡皮管做人流，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鬼梦想。

阿普丽尔的脸色。

弗兰克（继续）（冷静）：你对这件事情太不理智了……也许我们该找个人帮你想一想。

阿普丽尔：……你的新工作可以支付那笔费用了吧？

弗兰克 阿普丽尔 如果你需要看心理医生，我当然舍得花钱。

阿普丽尔转向书架。背对着弗兰克。

弗兰克等待着，他的心跳得很快。

阿普丽尔：……好吧。我想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眼泛泪光）看来去巴黎只是个幼稚的想法，啊？

一切都取决于弗兰克的回答……

弗兰克 我想也许是。

阿普丽尔闭上眼睛。泪珠从两颊滑落下来。弗兰克走过去，但却没有碰她。

弗兰克（继续）：我们在这里也会很快乐的，阿普丽尔……在这里我可以让你快乐。

阿普丽尔默默地抽泣。

弗兰克（继续）：这几个月我们过得很开心。没必要结束……

阿普丽尔转过脸面向弗兰克。

弗兰克（继续）：我们会过得不错的。

阿普丽尔：希望如此，弗兰克。我真的希望是这样。

内景 惠勒家的起居室 早晨

弗兰克站在观景窗前看着……

阿普丽尔来到孩子们身边。她蹲在地上跟他们说话。迈克尔扑到她怀里。珍

妮弗扭头，绷着脸走过草地。

弗兰克看着他的咖啡杯。他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赢得辩论胜利的人。

内景 诺克斯的等候室 白天

弗兰克在一间四周镶着橡木板的等候室里紧张地抽烟。门开了。他站起来。

接待员：让你久等了。波洛克先生现在可以见你。

他跟着接待员穿过大门。接待员随手把门关上。

我们透过玻璃门看到一幕哑剧。弗兰克走进，巴特抬起头，脸上布满“我早就知道”的笑容。他向弗兰克伸出手。弗兰克挤出一丝笑容，同他握手。

杰克（画外音）：避孕失败了没办法。

内景 市中心区的餐馆 白天

在上次那家拥挤的小餐馆里，弗兰克、埃德、文斯和杰克坐在上次那个小隔间里。

弗兰克凝望着窗外。其他人可都忍不住了。

埃德：我不替你感到难过。

文斯：没有你，一切都不一样。

杰克：办公室里的人都非常想念你，我说真的。（举起酒杯，独自喝酒）而且……

弗兰克（看着他）：什么？

杰克：……这个计划总有点儿不切实际似的，你不觉得吗？

弗兰克生气地瞪着他。

杰克（继续）：这其实也不关我的事。

弗兰克：对，是不关你的事。

稍顿。

杰克：听到这消息高兴的人可不止

我们几个。他们要在秘书室里大肆庆祝一番呢。

埃德和文斯咯咯发笑。弗兰克的脸色。

内景 维托的原木小木屋酒吧 晚上
惠勒夫妇和坎贝尔夫妇挤坐在舞池一侧的小隔间里。

桌子上积攒了几个空酒杯。米莉用麦管敲击桌子的边沿。她多喝了几杯。

他们必须大声喊叫才能盖过音乐声。

米莉 嘿 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我们来这里吗？你说要有独特的品位才会喜欢维托的原木小木屋！

谢普 它很古怪，但又很不错！

米莉 是呀！

后来米莉哭了起来。

米莉（擦眼睛）瞧我……！我只是太高兴了。我们四个人又聚在一起了！

她一口气把酒杯里的酒喝完。一支舞曲结束了。

谢普 欧洲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阿普丽尔凝望着舞池。弗兰克看着她。新的舞曲响起。

弗兰克 想跳舞吗？

阿普丽尔 不想跳。

米莉 我跳！

米莉抓住弗兰克的一只手把他拉走了。谢普和阿普丽尔望着他们。接着谢普把注意力转向阿普丽尔。

米莉（微醉）看来阿普丽尔还在为巴黎的事儿耿耿于怀呢？

弗兰克 她会好起来的吧？

米莉 噢，当然。给我们女人几天时间，我们可以忘掉所有的事！

弗兰克的舞跳得很好，可他的脑海里全是阿普丽尔。

米莉有些醉了，她匆忙跟上弗兰克的舞步，身上冒着汗。弗兰克带着她不断地旋转、用手臂来回拉扯她。米莉感到有点儿头晕目眩。

米莉（继续）：……弗兰克。

音乐声中他没有听到她说什么，又或者他根本不在意。

米莉（继续）：弗兰克……我……

弗兰克（突然回过神来）：你没事吧？

米莉 哎呀……恐怕我不太……

她的身体抽搐，想要呕吐。她转身奔向洗手间。

外景 维托的原木小木屋酒吧 晚上

弗兰克带领大家在停车场里穿行。

谢普搀扶着醉得几乎摔倒的米莉。

阿普丽尔落后他们几步，一个人走着……

他们来到谢普的汽车旁边，可他的车被前面几辆车堵住了。

谢普 这帮人真不替别人着想……

稍顿。弗兰克看着阿普丽尔。

阿普丽尔 你送米莉回家，然后自己回家。这样两家保姆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谢普待会儿再送我回去。

谢普 我没问题。

弗兰克（对阿普丽尔）：你没问题吧？

阿普丽尔 当然。

弗兰克同阿普丽尔对视了片刻，然后拿着车钥匙走了。

内景 维托的原木小木屋酒吧 晚上

阿普丽尔和谢普两个人坐在小隔间里。

谢普:你走不了我替你感到难过。我知道这对你很重要。

阿普丽尔心不在焉地点头表示感谢。

谢普(继续):别误会,那里……我去过他们有的东西我们这里几乎都有。

阿普丽尔:不必非得是巴黎。

谢普小口地喝着啤酒,想办法跟她沟通……

谢普:你只想离开这里,是吗?

阿普丽尔:我想适应这里。我想我们重新过活。

谢普点点头,不太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阿普丽尔(继续):这些年来,我以为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秘密……就是我们会活得很精彩。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但是一想到有这种可能性……我就满怀希望。(喝了一大口酒)够可悲的吧?把你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从未许下的诺言里?弗兰克知道……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活得很好。结了婚,有两个孩子。这应该足够了。他是这么认为的。他是对的,我们从

来就不特别,一切也并非命中注定。

谢普:你们当然很特别。你们是惠勒夫妇。你们是天成佳偶,大家都这么说。

阿普丽尔没有听见,她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

阿普丽尔:我想象中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无法停止这种想象。(稍顿)不能走,不能留。(稍顿)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

阿普丽尔扭头盯着谢普。

乐队开始演奏一支新的舞曲。

阿普丽尔(继续):走吧,我们去跳舞。

内景 维托的原木小木屋酒吧 舞池
晚上

阿普丽尔和谢普跳着舞。

谢普不太会跳,他努力跟上节拍。相反,阿普丽尔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舞者,所有的动作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她的舞步中有欢乐,也有宣泄。

内景 谢普的汽车 晚上

谢普迅速坐到驾驶座上亲吻阿普



丽尔。

谢普 我带你去别的地方。

阿普丽尔 不。就在这儿。去后座。

她爬进后座。谢普脱下夹克衫 跟着她爬进后座。谢普把夹克衫叠起来 搁在她的脑袋下面当枕头……

正如迅速开始一样,这一切也迅速结束了。谢普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地靠在阿普丽尔身上。阿普丽尔目不转睛地盯着暗处。

谢普(继续) 阿普丽尔……这是我一直都梦寐以求的……我爱你。

阿普丽尔 别这么说。

谢普 我说真的,我爱你。

阿普丽尔 拜托,安静会儿吧。然后送我回家。

他们默默地穿好衣服。

内景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的卧室
下午

弗兰克站在镜子前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衫。

内景 惠勒家的厨房/餐厅 下午
阿普丽尔站在厨房的桌旁切菜。她穿了一条不太好看的花连衣裙。

弗兰克站在门口望着她。

弗兰克 今天天气真好。

阿普丽尔 是啊,天气真好。

弗兰克瞟了一眼日历。

弗兰克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阿普丽尔没有看他。

弗兰克(继续) 第12周了。

阿普丽尔 对。

弗兰克走过去,把她揽入怀中。她的身体直僵僵的。

弗兰克 这个夏天有点儿疯狂。我

们两个人的压力都大。我知道你心烦不开心。

阿普丽尔: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和你上床的原因?(直视弗兰克的眼睛)对不起,弗兰克,我真的不想谈这事儿。

她挣脱出他的怀抱。弗兰克看她把蔬菜加到炉子上的锅里。

弗兰克 好吧。那你想谈什么呢?

阿普丽尔 我们什么都不要谈,行不行?尽力过好每一天,不要一直老想着我们应该无话不谈。

弗兰克(忍耐的笑容) 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无话不谈。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人的压力都大,现在应该彼此尽最大努力帮助对方。

阿普丽尔对他的话漠然置之,这让他忐忑不安。

弗兰克(继续) 老天都知道最近我的行为很反常……其实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阿普丽尔继续叠餐巾。

弗兰克(继续) 我在城里跟一个女孩儿做过几次。

阿普丽尔终于停下手中的活儿。她望着他。

弗兰克(继续) 我甚至都不太了解她。她对我毫无意义,不过她觉得我有点儿吸引力罢了。她只是个孩子……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结束了。真的结束了。要是我不确定,我也不会告诉你。

阿普丽尔 你为什么这么做?

弗兰克(松口气) 宝贝儿,我也不知道。在堕胎那件事之后,我只想再做一回男子汉。一种神经过敏、失去理智的冲动,想要证明什么。

阿普丽尔:不是。我不是问你为什么搞外遇,我是问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弗兰克一下子蒙了。

阿普丽尔(继续):你是什么意思?是想让我妒忌吗,还是怎么的?是想让我爱上你,还是跟你上床?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

弗兰克耐住性子,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但是那样的笑容没有说服力。

弗兰克:不如说说你的感觉?

阿普丽尔:我毫无感觉。

弗兰克:也就是说,你不在乎我做过什么,或者我干了谁,什么事儿都不在乎吗?

阿普丽尔:对,你说的没错。我不在乎。(极度镇静)你爱干谁干谁。

弗兰克(恐慌加剧):难道你不明白吗……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希望你在乎。

阿普丽尔:噢,我明白。如果我爱你,我就会在乎。但我已经不再爱你了。我刚才搞清楚。所以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说。

她走向厨房。弗兰克跟着她。

弗兰克:噢,别鬼扯了!你是爱我的,你清楚得很!

阿普丽尔:你这么想?!

弗兰克:你清楚得很!

吉文斯太太(画外音):喂!有人在家吗?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互相盯着对方,呼吸急促。

内景 惠勒家的餐厅 下午早些时候

弗兰克和吉文斯一家人坐着喝鸡尾酒。气氛令人感到局促不安。满地都是搬家用的箱子。

阿普丽尔:抱歉,开饭迟了。有人想再来一杯吗?

吉文斯太太:没关系。悠闲地坐着聊天也很愉快……你真的不必费心做饭。看得出你还得打包装箱什么的,有很多事要忙。

弗兰克看向阿普丽尔。她避开他的目光。

弗兰克:其实呢,计划有变。

吉文斯太太:噢?

约翰抬起头。

弗兰克望着阿普丽尔。

弗兰克:我想原因显而易见……阿普丽尔怀孕了。

阿普丽尔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吉文斯太太:噢,阿普丽尔!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不过你们现在需要换一座更大的房子啦,是不是?

约翰:等一下,老妈。(站起来)我不明白。(用一种检察官的眼神逼视弗兰克)这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对,她是怀孕了,那又怎么样?难道欧洲人不生小孩吗?

吉文斯太太:噢,约翰。我想我们不该——

约翰(抬起一只手):我在问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如果他不想给我答案,我猜他也该有足够的理智跟我这样说。

弗兰克:这么说吧,任何地方的人,要生孩子就得养得起孩子。

约翰(慢慢点头):好,好。是钱的问题。钱总是个好理由……

约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双手放在后背,犹如一个在凶案现场的侦探。

约翰(继续):但钱几乎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老婆让你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是怎么的?(转

向阿普丽尔)小妇人舍不得离开?

阿普丽尔走到房间一侧掐灭烟头。很快又点燃一支烟。

约翰(继续):不,不是这个原因。我看得出来。她看起来很坚强。坚强的女人什么都搞得定。(蓦地转过身来面对弗兰克)好吧,那一定是你的原因。

弗兰克瞪着约翰。一腔怒火油然而生。

约翰(继续):出什么事儿了?

吉文斯太太 约翰,拜托,你太——

约翰(抬起一只手):出什么事儿了,弗兰克,你临阵退缩了,还是怎么的?觉得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好?你觉得这里绝望、空虚的生活让你更加舒服自在一些,或者——

弗兰克的脸色。

约翰(继续):哇,说对了,瞧瞧他那张脸!怎么了,惠勒?我让你不快了?

弗兰克瞪着约翰,火气越来越大。吉文斯先生站起来。

吉文斯先生:行了,儿子。我们还是——

约翰刺耳地放声大笑。阿普丽尔也笑起来。

约翰(继续):你知道吗?如果你故意搞大她的肚子,我一点儿也不奇怪。这样一来,你一辈子都可以在孕妇服后面躲起来。而且你也不必弄明白自己是块什么料了。

弗兰克:你说够了吧。你到底以为自己是谁?大摇大摆地进来,说一些脑子里乱蹦出来的疯言疯语,是时候该有人告诉你闭上你他妈的——

吉文斯太太:他有病,弗兰克。

弗兰克:有病个屁!我才不管他有病没病,是死是活。他应该带上他那张臭嘴滚回疯人院去!

阿普丽尔盯着弗兰克。

吉文斯先生:我们走,儿子。

他把约翰往门口推。吉文斯太太慢慢站起来。只有阿普丽尔一个人还坐着。

约翰:你老公真牛,阿普丽尔。(他冲阿普丽尔使眼色。然后戴上帽子,接着说)一家之主。我替你感到难过。不过没准儿你们天生一对儿。

阿普丽尔的脸色。

约翰(继续):瞧你现在的样子,我又开始为你老公感到难过了。你肯定没给他好日子过,搞得他只有通过造人来证明自己有种。

弗兰克:你他妈的……

弗兰克扑向约翰。吉文斯先生设法拦住他。吉文斯太太跳到他们中间。她大声喊叫。

吉文斯太太:他有病,弗兰克!

一阵沉默。吉文斯先生慢慢放开弗兰克。他大口喘着气。

吉文斯先生:好了,约翰。我们回车上。

他把约翰带出屋子。

吉文斯太太:对不起,阿普丽尔,真的很对不起……

约翰: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行了,老妈,我说“对不起”的次数还不够多吗?我也很对不起。我一定是天底下最让人讨厌的混球。不过说实话,我的人生也够倒霉的,对吧?

他朝门口跨了一步,接着停下来,转身,又发笑。



约翰(继续):嘿,不过我倒有一件事情值得庆幸。(用一根黄迹斑斑的手指指着阿普丽尔的肚子)你知道我庆幸什么吗?我庆幸自己不是那个孩子。

他们全都出去了。

弗兰克走到酒柜前面,倒了一杯威士忌喝起来。

阿普丽尔在房间那头看着他。

弗兰克:好,好,别开口。别开口,让我自己猜。我今天出尽了洋相,对吧?

阿普丽尔:对。

弗兰克(转向阿普丽尔):那个人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对吧?你要说的就是这个?

阿普丽尔:显然我不必开口。我的话你都说了。

弗兰克(朝阿普丽尔走过去):那你就错了。

阿普丽尔:我为什么错了?

弗兰克:因为那家伙是个疯子。他精神不正常,你知道“精神错乱”的定义是什么吗?

阿普丽尔:是什么,弗兰克?

弗兰克:就是不能与他人和睦相处。不能去爱别人。

阿普丽尔看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阿普丽尔:不——不——不能——她跌跌撞撞地绕着屋子走。笑声越来越失去控制。

阿普丽尔(继续):噢——噢,弗兰克,你的口才真是了不得。如果硬要把黑的说成白的,那只有你能胜任。那么现在是,是我发疯了,因为我不爱你——对吗?这就是重点?

弗兰克:不,你错了。你没有发疯,你是爱我的,这才是重点。

弗兰克朝阿普丽尔的方向往前跨了一步。

阿普丽尔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她往后退。

阿普丽尔:我不爱你。我一见你就讨厌。你只是个在派对上曾经博我一笑的小子。如果你敢再靠近一步,如果你敢碰我,我就大叫。

弗兰克(抓住她的两只胳膊):噢,宝贝儿,听着——

阿普丽尔惊叫起来,声音又高又尖。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表情冷漠且异常平静。

弗兰克(继续):你他妈的,阿普丽尔——

她迅速溜走了。

弗兰克追上去。

她拉了把椅子挡他的道儿。

弗兰克把椅子朝墙上扔过去。

阿普丽尔:你想干吗?打我吗?为了表现你有多爱我?

弗兰克:不,不,别担心,我不费那个神!你根本不值得我对你动手。你根本不值得我花这份力气。你就是一个没心没肺——(气得浑身发抖)你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空架子。要是你这么恨我,干吗还住我的房子?啊?你回答呀?为什么要嫁给我?为什么要怀我的孩子?(指着她的肚子)你有机会的时候,为什么不干脆把它拿掉?你听着。你听好了,我告诉你,我真希望你已经把它拿掉了。

弗兰克大步走出房间。

内景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的卧室
傍晚

弗兰克走进卧室,砰地一声关上房门。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渐渐冷静下来。

他坐在床上,双手捧住脑袋……他的脑子里一团乱麻。然后他站起来,冲到门口。

内景 惠勒家的厨房 傍晚

弗兰克跑进厨房,里面没有人。他又跑进起居室。

内景 惠勒家的起居室 傍晚

起居室里也没有人。弗兰克径直走

到前门。

外景 惠勒家的房子 傍晚

弗兰克冲到前门,停下脚步。

阿普丽尔在马路的对过儿——她摇摇晃晃地朝树林走去。

弗兰克突然开始飞奔。

外景 树林 傍晚

阿普丽尔走进树林。

弗兰克跑着追赶她,脚踩泥泞的蕨丛。

阿普丽尔转过身来。

阿普丽尔:不要过来。

弗兰克:阿普丽尔,听着,我——

阿普丽尔:不要过来。难道在树林里我都躲不开你吗?

弗兰克(停下脚步):阿普丽尔,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真的,我说的都是气话。

阿普丽尔:你还在喋喋不休?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我需要好好想想。难道你不明白吗?

她靠到一个树干上,低头望着弗兰克。

弗兰克:求你回去吧。你在这里干什么?

阿普丽尔:你又想让我大叫吗,弗兰克?如果你再说一个字,我会的!我说到做到。

弗兰克别无选择——他们在外边。邻居们听见了会报警。他老大不情愿地往后退,然后从原路返回,一边走一边用眼角的余光往身后瞟。

内景 惠勒家的家庭娱乐室 晚上

弗兰克站在窗前,凝望着他扔下阿普丽尔的那片树林。

后来,他看见阿普丽尔走回来,穿过马路。她绕到房子的一边。弗兰克转身跑进厨房。

内景 惠勒家的厨房 晚上

弗兰克来到窗前。他看着阿普丽尔走进院子,倚靠在一棵树上。

弗兰克倒了一杯酒,带着酒瓶来到窗前。他一边往窗外看,一边喝酒。

内景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的卧室
晚上 后来

弗兰克倒头躺在床上。

他烂醉如泥。

他合上眼睛,逐渐陷入无意识状态。

内景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的卧室
早晨

弗兰克孤独地醒来。他环顾四周。他的脑袋阵阵抽痛。

内景 惠勒家的厨房 早晨

弗兰克站在门口穿衣服准备上班。他看到……

阳光照耀着厨房,里面收拾得整整齐齐。餐桌上已经摆上了两个人的餐具。

阿普丽尔站在炉子边上。她穿了一件新孕妇服,似乎很安详。

阿普丽尔(转身看弗兰克):早安。

弗兰克(目瞪口呆地站着):早安。

阿普丽尔:想吃炒蛋还是煎蛋?

弗兰克:哦,无所谓——嗯……炒蛋吧,如果方便的话。

阿普丽尔:好。那我也吃炒蛋。

弗兰克在餐桌旁就座。

内景 惠勒家的厨房 早晨 稍后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对坐着吃早餐。有一会儿的工夫,只听得见动刀叉的声音。

弗兰克:没孩子打扰,一起吃早餐,感觉挺好的。

阿普丽尔伸出手给弗兰克倒了些橙汁。她的双手有点颤抖。

阿普丽尔:是啊。我想你今天大概需要好好吃顿早餐。今天对你来说挺重要的吧?你不是要和波洛克开会吗?

弗兰克(惊讶):对,没错儿。(耸肩)是宗大交易。

阿普丽尔:我猜也是,至少对他们而言。你的新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还没怎么跟我说过呢。

弗兰克:没有吗?嗯……主要就是诺克斯准备购置大型计算机,比“诺克斯500”还大。我跟你说过吗?

阿普丽尔:没有说过。



弗兰克：嗯，你知道——从根本上说，它其实就是一台……一台能做快速计算的大型机器。只不过……

他从衣服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杆笔，在餐巾上精心地画出计算机的草图。

弗兰克（继续）：它没有那些机械部件，你瞧，它有成千上万个小的独立真空管。

阿普丽尔把草图拿起来看。草图画得很精美。

阿普丽尔：哦，我明白了。至少我以为我明白了。这真的很有趣，对吗？

弗兰克：我也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很有趣。

阿普丽尔：你应该重视你的工作，弗兰克。你显然很在行。

弗兰克微微一笑，既感到荣幸，又觉得诧异。他把笔放回口袋里。

弗兰克：我得走了。

他站起来。阿普丽尔也起身，把裙摆弄平整。

弗兰克（继续）：听我说，阿普丽尔。这真的很棒……我是说早餐很美味。真的，我还从未享用过如此美味的早餐。

阿普丽尔：谢谢……我很开心。我也很享受。

他们站在桌子两边，彼此凝望着对方。突然间，无法解释地，弗兰克的双眼噙满泪水。

他转身走到门口。他把一只手放在门拉手上，再次回头。

弗兰克：那你不——你不恨我了吗？

阿普丽尔：不，我当然不恨你。（走向他）祝你今天愉快。

弗兰克俯身，情意绵绵地亲吻阿普

丽尔。他们彼此对望了一会儿。

弗兰克：好吧，那……再见。

他跨出门口。阿普丽尔赶紧上前把门拉住，看着弗兰克离开。

外景 惠勒家的车道 早晨

阿普丽尔走上车道，弗兰克正在倒车。

内景 惠勒家的汽车 早晨

弗兰克把车倒到马路上。他驶进车道，发现阿普丽尔站在车道上面。

外景 惠勒家的车道 早晨

阿普丽尔注意到弗兰克扭头看她。她挥手示意。弗兰克也从车里挥手，然后把车开走了……

现在只剩下阿普丽尔一个人。早晨的寒气让她浑身哆嗦。她回头看自家的房子。

内景 惠勒家的厨房 早晨

阿普丽尔来到餐桌旁边。她低头看弗兰克画的草图，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一边去。

她把餐具端到洗涤槽，开始清洗。

突然间，她的身体开始抽搐起来，她试图强忍住哭泣。不过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

内景 惠勒家的过道 早晨

阿普丽尔站在电话边上，她一只手按着听筒，演练着。她开始拨号。

阿普丽尔：喂……米莉吗？一切都好吧？我的声音听起来什么……？（双手握紧听筒）嗯，不是，我再好不过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就今晚吧。什么……？噢，不用了，他们在外面玩就别叫他们进来了。替我亲一下他们。告诉他们——你知道了……好，米莉，谢谢。

她挂断电话，又开始哭泣。她吸了

一口气。

内景 惠勒家的过道 早晨

脚步声……

阿普丽尔穿过寂静的屋子。

远处传来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闹声。

她经过的每一个房间都是一片寂静。

内景 弗兰克和阿普丽尔的卧室

早晨

阿普丽尔整理床铺。

她把自己的鞋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壁橱底层。

她把手伸到衣服后面,从一个架子上拿出一个棕色的纸质包装袋。

内景 惠勒家的厨房 早晨

阿普丽尔站在炉子边上,照看一罐翻滚的热水。

她从纸质包装袋里掏出一个橡皮注射管,把它扔进罐子。她看了一下手表。

内景 惠勒家的过道 白天

阿普丽尔端着这罐沸腾的热水走在过道上。

内景 惠勒家的浴室 白天

阿普丽尔把罐子放进浴缸。她把毛巾铺在地上。关上门……

内景 惠勒家的浴室 白天 稍后
流水的声音。一面空镜子。镜子里的阿普丽尔把头抬起来,喘息着。

内景 惠勒家的过道 白天

阿普丽尔走在过道上。她的脸色苍白。

内景 惠勒家的起居室 白天 后来

阿普丽尔站在观景窗前。她浑身颤抖。

一滴血滑下她的膝盖。她低下头。

地板上有两滴血,在她赤裸的双脚之间……

槭树叶状鲜红色的血斑透过她的裙子渗出来。她颤抖地更加厉害。

她慢慢地走出房间,走向厨房。

阿普丽尔(画外音) 我需要一辆救护车……对……革命路115号。

内景 坎贝尔家的厨房 白天

米莉在叠洗好的衣物。她抬起头看到——

一辆救护车驶进惠勒家的车道。她的脸沉下来,预感不妙。

内景 医院的走廊 下午

谢普来到一家医院的走廊上。

弗兰克在候诊室里无助地来回踱步,他的表情迷惘,像孩童般地不知所措。他抬头看见——

谢普朝他走过来。

谢普 弗兰克,他们告诉你出什么事儿了吗?

弗兰克 天哪,谢普。他说的我都一知半解。她说她被送进医院前胎儿就已经出来了。他说他们不得不做手术取出,什么东西来着,胎盘,现在她还在流血。他说在救护车到达之前她就已经失血过多,他们正在设法止血,他还说了好多我不明白的事儿,什么毛细血管,还说她陷入了昏迷。天哪。

谢普 坐下来好吗,弗兰克。

弗兰克 坐什么坐呀!

谢普 好吧。冷静点儿。

弗兰克 我的天哪。

谢普 抽支烟。

谢普递给他一包纸烟。弗兰克没接。

弗兰克 是她自己动的手,谢普。

谢普的表情,他明白他在说什么。

弗兰克(继续) 她自己动的手。

谢普掏出一支烟。手指颤抖着点燃它。

谢普 我去买杯咖啡。

弗兰克神情恍惚地点点头。

谢普起身,走到走廊上。

内景 医院 咖啡售卖机 下午

谢普站在一台咖啡售卖机旁。他打起精神,抬头,往机器里投硬币。他的双手颤抖,掉了一个硬币。硬币滚到机器下面。他不得不蹲下身子,趴到地上,把硬币掏出来……

内景 医院的走廊 下午

谢普一只手上拿着一杯咖啡,在走廊上走着,咖啡溅到地板上……

他绕过拐角,停下来。

弗兰克不在走廊尽头的那把椅子上。谢普四处张望……

接着,双扇门突然打开了,很多护士急急忙忙地出来。跟在她们后面出来的是弗兰克,他被两个医生搀扶着。

谢普冲到他们跟前。医生把弗兰克扶到椅子边上。看起来他受到很大的刺激。

弗兰克 不。不。不。

他们设法让弗兰克坐下来,可他固执地不肯坐下去。

医生 坐下来吧,惠勒先生。

谢普 坐下,弗兰克。

弗兰克望着谢普——他的表情是一种可怕的木然。

外景 革命路 傍晚

弗兰克在街道当中奔跑着,泪水无声地从脸上流淌下来……

内景 坎贝尔家的起居室 傍晚
一年后

四个高脚杯里装着晶莹发亮的小

方冰块。

谢普把四个杯子里的酒调好。

一对刚从城里来的年轻夫妇,布雷斯先生和太太,坐在沙发上,他们的样子显得很和气。

米莉 :……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经历了。这样出色的两个人。是不是啊,谢普?可怜的阿普丽尔。

谢普把酒杯端过来。他站在他们三个人旁边,可是却没有坐下来。

米莉(继续) :弗兰克现在住在城里。他在哪里工作来着?

谢普 :巴特·波洛克公司。

布雷斯先生 :搞计算机的。很有趣的公司。

布雷斯太太 :那件事之后你们见过他没有?

米莉 :我没见过。有太多的回忆。谢普见过他,在城里。

谢普点头。

米莉(继续) :他现在全心全意照顾孩子。一有空就陪着他们……

谢普转身走出房间。

外景 坎贝尔家的房子 傍晚

谢普走过草地来到房子的边缘。他眺望着郊区的房屋。那里曾经是惠勒家。

谢普的眼睛里噙满泪水。米莉走到他身后。

米莉 :你没事吧?

谢普 嗯。

米莉挽住他的胳膊,靠近他。

谢普(继续) :我再也不想谈惠勒家的事儿了。

米莉 好吧。我们也没必要谈。

谢普和米莉眺望着革命路。



外景 城里的公园 白天

天气晴好。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风吹拂树枝的微弱声音。

两个孩子在一个小公园的游乐场上玩耍。

他们是珍妮弗和迈克尔。他们似乎很开心、很专注。他们周围还有其他的小孩也在玩着。

弗兰克坐在长椅上望着他们。他显得有点儿老了,有点儿瘦了。

弗兰克脸部的近景特写。孩子们玩耍的闹声。

内景 吉文斯家的起居室 白天

吉文斯太太蹲着,往一把椅子上涂清漆。吉文斯先生坐着看报纸。

一只新买的小狗蜷作一团,睡在小地毯上。

吉文斯太太:真是无法形容,我有多喜欢革命路上的那座小房子,霍华德。还记得这一冬天它显得多么了无生气吗?又冷清又阴暗——阴森森的,让人毛骨悚然。现在可好了,每次开车经过,看到那里焕然一新,再次变得生气

勃勃,窗口洒满灯光,我感到很振奋。你知道吗,我在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喜欢那座小房子,迄今为止,布雷斯夫妇是我找到的最适合的屋主。非常和善,很好相处。

吉文斯先生(摆弄他的助听器):
嗯,你是说除了惠勒夫妇之外。

吉文斯太太:噢,我曾经很喜欢惠勒夫妇,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总显得有点儿——有点异想天开。有点儿神经质。虽然我不怎么提起,但他们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惹人厌烦。(稍顿)其实,那座小房子难卖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把它糟践得不成样儿了。变形的窗框、潮湿的地下室、墙上的粉笔印、到处都污迹斑斑——

吉文斯先生把一只手伸到耳朵里,突然间……寂静无声……只有微弱的风声。

吉文斯先生出神地凝视着窗外,在他身后,吉文斯太太继续唠叨个不停,可我们却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已经关掉了助听器。

完